

新加坡 — 《义务确认书》审核流程

201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三，08:30 至 10:00

ICANN 新加坡会议（新加坡）

STEVE CROCKER:

大家早上好。这场会议的主题是《义务确认书》审核流程。坦白说我很吃惊，因为我原以为这个房间就算没有几千人，也会有几百人。我从没见过比这些细节更激动人心、更有趣的事情。好吧，我只是想在早上开个小玩笑。

我们的总体议题是《义务确认书》及相关的审核。我的侧重点一部分在一般方面，另一部分在去年开展的第二次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我们正在审查和回应收到的建议并以此作为起点。然后我们可以对更广泛的问题进行开放式的讨论。

这个有用吗？下一页。

所以我们的议程很简单。我们会对相关建议进行一个概览，考察一下流程，然后看看当前的状态并展开讨论。下一页。

审核小组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他们在过去一年辛勤工作，并于去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交了报告，满足了最终期限的要求。报告从结构上看分为 12 条建议。考虑到过去的经验，包括 ATRT1 和其他审核，我们就会发现与过去相比，建议的数量有所减少，而不是增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ATRT1 的建议数量是 27 条。

但同样的，就和我们在过去的审核和本次审核中所看到的一样，每条建议几乎都由多个部分组成。我们目前用“组成部分”一词代指各个部分。因此考虑到这 12 条建议，再将它们划分为比较小的组成部分供分析和采取行动，我们一共有 51 个组成部分。这 12 条建

注：本文件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其作为辅助文本随附于原始音频文件，但不得将其作为权威记录。

议被分类为八个领域。所以这是稍微大一点儿的分类。这些分类列在幻灯片的左侧 — 理事会绩效和工作实践，建议 1-3；政策/实施/行政职能，建议 4；决策透明度和申诉，建议 5、7 和 9；政府咨询委员会运营和互动，建议 6；多语言化，建议 8；跨群体审议，建议 10；《义务确认书》审核流程的有效性是重点关注的问题，列于建议 11；最后是建议 12，内容涉及财务问责制和透明度。

第三栏中列出了各领域所含组成部分的数量。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最后一栏列出了正在审查这些建议的理事会团体。我先跳过这一部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流程，然后再回头看这张幻灯片。

下一页。

所以我相信，大家的普遍期望是，审核小组做好他们的工作，编写一份建议并提交给理事会。理事会表示同意，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所有建议在魔法的作用下得以实施。遗憾的是，我们不会魔法，所以必须踏踏实实地去做。

而且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希望能让大家了解建议提交之后的流程细节。

所以看看这里，上方简要说明审核小组提供了 12 条建议，这些建议共有 51 个组成部分。然后我们先来看看工作人员审核流程，它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真的了解这个建议在讲什么吗？51 个组成部分都会问到这个问题。所以这像是一次握手，或者说是编写建议的人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读者。原则上，这里不应该有疑问。如果有疑问，则应回头寻求澄清。这并不是说要将建议内容驳回，也不存在决策过程。这个问题只涉及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该建议在讲什么。

第二步是可行性评估。假设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该建议是否真的可行？在结构上是否有任何根本性缺陷使得该建议不可行？这两项都是很简单、相对快速的检查，但在形式上有必要完成。

第三步更加具有实质性。假设我们说该建议确实可行。那么如果要实施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评估时间和资源，以及谁来承担责任，谁来执行具体的工作。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而且肯定不是一个承诺。它发生在承诺之前。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该建议可行，则需要通过该评估来确定我们将作出多大的承诺，并对如何去有一些初步的想法。

最后，工作人员审核流程的第四步是来自工作人员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任何人均无约束力。但它们会作为意见提交给理事会，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工作人员的观点，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里我也要打乱一下顺序，先跳到下一页，然后再回到这一页。

关于工作人员建议和理事会最终决定，我们采用以下说法来进行描述。我认为这种说法来自多年前的理事会/GAC 会谈和磋商。1a, 照原样采纳而不修改；1b, 从原则上基本采纳建议，但可能进行一些修改。这些都表示接受了建议。2 是拒绝建议，当然理事会有义务详细解释理由。这是“拒绝”建议时的情况。能回到上一页吗？

因此当工作人员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就进入理事会的阶段。理事会流程本身有一些大的步骤。在理事会，我们将工作分给相应的委员会，他们有时间和专业资源来关注不同的事项。

因此我们将管理这一流程，将 51 个组成部分交由不同的委员会负责。委员会对它们进行研究，然后向理事会做出建议。然后在第 6 步，理事会将正式地，通常会采纳这些建议，但无论如何，理事会都会对这些决议采取行动。我们致力于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这 6 个步骤，为期六个月。

当然，如果能在这个时间内加以实施，那就更好了。但是我们要遵循的正式要求是按时做出这些决定。然后我们可以推进实施工作。实施预计不是开放式的，也不是不透明的。换用正面的词语来表达，我们的实施工作将是一个受到管理的、透明的流程。因此在每个组成部分的实施阶段，我们都为之创建了一小套相关的高层次里程碑。每套里程碑含有 2、3、4、5 个里程碑目标，总之数量不多。然后将汇报这些里程碑的完成进度，以及预期完成时间和实际完成时间。最后一步是进行某种形式的审查。我们没有具体流程，而且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能对所有不同的建议采用一刀切的机制。但我们必须进行明确的检查，确认所有事项均已完成，并且相关人员均已获知信息。

好的。我们回到上一页。不，还要再往回翻一页。谢谢。

所以第 5 步涉及不同的理事会团体，这些团体列在最右栏。

我们在这里列出了理事会内的哪些团体具体负责审议哪些建议。

于是理事会管理委员会负责审议前三个分类。理事会/GAC 建议实施工作组 — 我没记错名字吧？ — 与 GAC 合作，负责审议适用于 GAC 的建议。单单第 6 条建议就有 12 个组成部分，所以任务是很重的。

我们已经请 Sebastien 考察多语言化问题，并搜集他需要的任何帮助。但我认为这个过程应该会比较顺利。

然后，理事会管理委员会还会和 BGRI 一起考察建议 10 中列出的跨群体审议问题，这条建议有 7 个组成部分。

由 Ray Plzak 担任主席的机构改进委员会将审议建议 11。

而据我所知，由 Cherine Chalaby 担任主席的财务委员会已经开始审议财务问责制和透明度建议，该建议有五个组成部分。现在，前面的内容终于完整了。我们可以看后面的幻灯片。

所以这里是我们的现状。我们有四个组成部分还没有经过第一步。坦白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确信我们将很快完成这个步骤，还有五个组成部分尚未经过正式的可行性检查。九个正在进行资源评估。有 33 个已经获得了工作人员的建议。这些建议有 26 个照原样接受而未加修改，有 7 个在加以修改的情况下接受，没有建议遭到否决。

正如大家所见，我们现在处于第 5 步和第 6 步的开始阶段。

这意味着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组成部分经过了第 4 步。假设负责相关工作的理事会委员会认为他们获得的信息是完整和令人满意的，则他们的工作应该会进行得相当顺利。

我们很快就到三月底了，这表示一共六个月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半。我知道，我们很容易失去节奏并导致进度落后。但我们希望能坚决推进此事。理事会在四月底将按照例行的安排举行一次闭关会议。当然，六月底在伦敦召开下一届 ICANN 大会期间，理事会将举行一次正式的会议。这是一个重点项目，并且按这种方式受到管理。Jamie Hedlund 负责监督此事。我们不仅会在我们之间定期汇报工作进展，还会和机构群体分享信息，让大家能够了解每项事务的进展状态。而且我打算对提前完成任务的各个委员会的主席提出表扬。

下一页。

所以上面是对我们开展的详细流程的总结，我知道，这都是我已经谈论过的流程。我们还没谈到任何建议的实质性问题。但是，我是这些建议的接收者，也参与了委员会的审查工作，因此由我来发言相当合情合理。我有很高的期待，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建议，以期望的方式改进我们的流程。

所以此处列出了要讨论的问题。我们邀请大家来到这里展开讨论。我们有远程参与的人吗？没有 — 好的。那么就是在座的这么多人来参与讨论。所以在整体的问责制对话背景下，这些审核该如何发展演化呢？你们当中有人一直在关注该流程，我们非常想听到你们的观点。我们应该考虑哪些维度 — 时间、范围、方法、资源？我们如何改进围绕审核流程展开的沟通，来实现更高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呢？

现在我来发出邀请，看看在座的有谁想参与讨论。我认识的人有 **Fiona Asonga**，她藏在后头了。她是审核小组的现任成员。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还有别的审核小组成员。**Larisa** 和 **Alice** 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工作人员支持。她们参与了此流程，可能会有冲突和自己的偏见。其他人都是中立的，对吗？好的，很好。所以我们要么展开一场气氛活跃的讨论，要么将这段时间拿来做其他的事。哈，总是有人站出来。**Gomes** 先生你好。

CHUCK GOMES:

噢你好，我是 **Chuck Gomes**。谢谢你，**Steve**。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对于建议的处理，你也介绍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经过周密计划的方法。审核小组的工作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工作真的很出色。

有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没留意。审核小组还确定了 10 条来自 **ATRT1** 的没有完全完成的建议。你刚刚描述的流程是怎么处理这些建议的呢？

STEVE CROCKER:

我的记忆有可能是 inaccurate 的，我先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然后再请知情的人发言。

就我所记得的，它们都在那里。但我们并没有像过去所说的那样，将它们拎出来作为单独的建议再次执行，而是将它们划分为多个部分，按照相关领域进行组织，所以我们必须对现在这 12 条建议的内容进行交叉检查，并明白有些内容来自 ATRT1 审核。我认为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希望能用一张图向大家更好地展示二者之间的关系。

Fiona 或 Larisa，你们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没有了？好的。

PAUL FOODY:

我是 Paul Foody，大家早上好。美国政府移交互联网管理权是否以《义务确认书》的履行为前提条件？

STEVE CROCKER: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美国政府并没有移交对互联网的管理权。他们移交的是对 IANA 职能的管理权。

PAUL FOODY:

我知道。前几天我也参与讨论了这个问题。在那场讨论中，大家在这一点上也有很多混淆。但是从《义务确认书》的角度来说，这是对美国政府的承诺。对吗？

STEVE CROCKER:

是的。我希望大家的理解是，这是对世界、对全球群体的一个承诺。《义务确认书》是一份由 ICANN 和美国政府签署的书面文件。但这个承诺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做出的。我预计我们的审核流程不会有什么改变，除非有建议提出了改进意见。但我认为这个流程相对而言比较稳定。

Jamie，你置身于此。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JAMIE HEDLUND: 没有，我只想说这是两回事，它们并不是 — 我不知道 IANA 管理权移交，拟进行的 IANA 管理权移交和 ATRT2 实施之间有任何条件性的关联。这两项协议始终是分开的。AoC 包含了所有事项，而 IANA 和 IANA 职能合同只涵盖 IANA。

PAUL FOODY: 如果你们对美国政府做出了承诺，而美国政府实际上代表全世界的利益，根据你们刚才说的话，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美国政府没有看到这些承诺被兑现，那么后继者是否有先例可循？

STEVE CROCKER: 首先，我们正在兑现这些承诺。所以我很高兴我不用应对这件事。但是正如 Jamie 所说，两者之间并无关联。

PAUL FOODY: 谢谢。

STEVE CROCKER: 好的，谢谢。Sebastien，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SEBASTIEN BACHOLLET: 是的，我想补充的是，在《义务确认书》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审核小组来跟进整个组织的事务。审核小组的成员来自 ICANN 的各个部分，甚至是 ICANN 之外。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世界的一员，我们作为理事会必须致力于满足他们的要求。无论明天谁将和我们签署《义务确认书》，我们都必须关注组织的演变。这不是因为 UAG 的角色将发生变化。我们需要改变对组织演变的看法。

PAUL FOODY: 但是，看看今天早上参加会议的人，很显然，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再那么重要了，不是吗？

SEBASTIEN BACHOLLET: 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在星期一晚上已经就这个主题召开过一次会议。我们同时有很多会议在召开。你不能因为会议室中的人比较少，就认为这个主题对整个机构群体不重要。这是我们的组织对这次会议的一个观点。我们将提议在今后改变会议的组织方式，上面的情况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这是另一个主题了。

PAUL FOODY: 谢谢。

SEBASTIEN BACHOLLET: 好的。

STEVE CROCKER: Zuck 先生。

JONATHAN ZUCK:

你好，我是来自 ACT 的 Jonathan Zuck。

Paul，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仍然对会议很有兴趣，并且有一个烦人的大嗓门。所以继续讨论我们的话题。

我有几个问题，我怀疑这些问题不能马上获得答案，因此它们看起来可能更像是意见。也许吧。有一个问题是，随着 ATRT 流程的演变，你们是否关注将以下做法引入流程：审核先前的审核小组提出的建议，以了解他们是否完成了原本要优先完成的任务，这使得流程中存在重复进行的组成部分。如果是这样，这意味着审核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实施，对吗？

所以这就引出了我的最终问题，我想以一种非常平和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大多数这样的对话都会变得非常热烈，但我真的很希望获得关于实施策略和相关步骤的解释，包括与实施采纳的建议相关的里程碑。我感兴趣的是再深入挖掘一步，了解如果错过了一个里程碑，该怎么办？换言之，我们是否能在流程中嵌入一种重要机制，在错过一个里程碑时，该机制将开始运作并涉及到投入更多资源或评估为什么会错过该里程碑，以确保不会错过下一个里程碑，这样问责制和透明度便可齐头并进。我猜想，对于这个流程，我想了解的问题就是，如果我错过了一个里程碑，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STEVE CROCKER:

我们会一枪崩了经理。

JONATHAN ZUCK: 好的，我原本打算问 **Jamie** 是否会丢掉饭碗，但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私人，而且我的本意不是这个。话说回来，我想问的点不是我们该不该一枪崩了经理，而是经理是否应该获得帮助，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在实施策略的结构中实际嵌入某种机制，解决错过里程碑时该怎么办这个问题。

STEVE CROCKER: 嗯好的，我们将给出更严肃一点的答案。**Ray** 是最典型的经理，他会回答你的问题。

RAY PLZAK: 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对于每个任务，可能都有某种形式的一 工作人员将制定某种形式的项目计划，以便完成工作，因为他们得分配时间、资金和才华来做这些事情。而且任何项目计划中始终包含风险评估。所以当你有了项目计划时，你将会考察要做的事情，评估按时完成这些事情的风险，并且已经考虑了风险缓解措施等等。所以我认为根据事情的发展过程，你不必出门找 **Jamie** 的麻烦。我们可以做点别的事情来推进我们的流程。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为下一次审核做好准备，我相信如果你看看幻灯片 — **Steve** 事先准备好的幻灯片，第 8 项谈到了评估，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流程中应该做的事情是汇总实施报告，这样可以事情有一个了结，你将能够确定已经完成的事项和要移交给下一个审核小组的事项。另外，在下一次审核开始前，还有其他可以利用的机制，比如在合适的时候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我评估或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所以，我们将在审核前进行一些活动，来为下一次审核做好准备。这样一来，最后阶段的工作就相当充实了，我认为这应该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JONATHAN ZUCK:

我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了，抱歉。

STEVE CROCKER:

你的问题的第一部分可以划分为多个比较小的方面，还有一些微妙的地方是我想加以说明的，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所听到的是，我们关于一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想法是我想梳理分析一下的。一个是，我们如何得知建议是否实施，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得知它达到了预期效果，这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需要花多长时间来进行这些工作以及如何将其整合到审核流程中，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事情，所有方面都环环相扣。所以第一部分涉及建议是否得到实施，这个 Ray 已经谈到，这也是采取第 8 步的一部分原因。而且正如你所听到的，我们发布了声明一声明我们没有实施 ATRT1 的某些建议，以及我们在本次流程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答案是我们用明确的文字说明了我们没有完成某些实施工作。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这种做法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在审核流程中加以解决。这是一个悬在我们头上的问题，类似于“我们是谁”，“我们是否正在达成目标”。时间问题也很重要。这些事情的周期是三年，我可以告诉你，围绕“这个时间是否太短”、“我们是否在给自己下绊子”有大量讨论，这个周期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持续审核当中。虽然目前还没有答案，但这无疑是当前存在的问题。

JONATHAN ZUCK: 我还是想说，很多说法在理论上听起来很不错，而我此时只是 — 如果哪里有按钮，我想按一下按钮，试着以更加严格的方式执行此类思考。例如，我的结论可能是，不应该频繁地进行审核，但是可以持续评估实施价值，这样可以持续对策略进行修改。大概是由于修改意见结构以纳入回复的结果很理想，因此我很好奇，不知道取得这样的结果是否是因为 —

>> 是的。

JONATHAN ZUCK: 所以意见回复期就是得到实施的建议之一，对吗？而且它的实施一定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在意它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

STEVE CROCKER: 我认为你问了一个很合适的问题，关于意见回复，据我所知，它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预期。结果可能不错，但是，我知道的是，实际结果和预期并不完全相符。Ray，是吗？

RAY PLZAK: 是的，关于延长审核之间的时间，比较有力的论据之一是：如果看看三年周期，一年花在审核上，工作是进行评估并且得到建议和审核结果。第二个环节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涉及实施这些建议并处理审核结果。第三个环节是据此进行运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获得运营经验。因此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将这个周期延长一段时间。

事实上，对于实施开始后的运营阶段，无论是将其编入计划，还是立即实施并使其进入预算流程，或者是采取别的做法，我们都需要有时间进行运营，因为我们接下来必须能够做你问到的事情，也就是进行结果分析，这就是 Steve 所说的“问题”。它做了我们希望它做的事情吗？是否有任何意料外的后果？它实际上是否破坏了别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运营经验来做这些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应该有更长的时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在机构改进委员会内部，这些都是我们所考察并打算在组织审核中实施的因素。

JONATHAN ZUCK: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你花时间作答。我想重申一下，我认为要想知道需要多少运营时间来进行此类评估，就必须切实投入去做并开始相关工作，这样我们将更详细地了解应采用怎样的时间框架。我的意思是，不进行这些工作，那么一切只是理论。所以我希望理论能够尽可能变成实际。

SEBASTIEN BACHOLLET:

我想对你关于意见期的问题补充一点。从开始实施 ATRT1 的这条特定建议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通过包含意见和回复的意见来回应机构群体的需求。由于技术原因，我们不得不将这两者分开。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也不符合大家的要求。由于技术原因，我们仍在采用这种机制。我听说新的机制将很快到来，而且我们的 ATRT2 审核小组再次强调我们需要推进此事。我希望现在两者都在这里，并且我们将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来更好地满足机构群体的需求。

JONATHAN ZUCK: 我也希望如此。谢谢。

STEVE CROCKER: 早上好, Marilyn。

MARILYN CADE: 早上好。我是 Marilyn Cade。在谈话的开头,我想回顾一下总裁战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开展了三年与《义务确认书》有关的工作,促成了审核小组的成立。我想用类比的方式说明一下审核工作如何演变,我认为我们需要稍微重新考虑一下如何提供 — 我已经听到 Jonathan 提出了一系列我肯定会同意的相关意见,但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何为机构群体减轻一点负担,以便减轻参与事务活动所付出的时间代价。而且在 ATRT1 和 ATRT2 之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决定可能是由两位任命官员在逻辑基础上做出的,但这一决定可能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对我们机构群体中的很多人产生了相对负面的影响。在 ATRT1 时,每个 SG 都可以在审核小组中有一个代表,但 ATRT2 却不是这样。

机构允许有一名代表。我们得到的答案是,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成本过高或团体规模过大。但由此造成的意外后果是,这种做法实际上增加了来自机构的那一个人的负担 — 我没有说得很明白,我意识到我们所说的话正在被笔录下来 — 因此在 GNSO 的特定部分之间,这个人必须试着将信息通知给更加多样化的社群团体,同时还要履行她的日常工作以及她在特定 SG 中的工作。所以上述决定 — 我们并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人。但这个决定还有另外一个意外后果,就是它给没有代表的 SG 造成了额外负担,使得这些 SG 必须想办法获得意见。这个后果对你们来说也许没什么大不了,但对于我们这种自

下而上、以共识为基础的参与性组织而言，我们需要有参与审核工作的领袖来将相关意见传回其社群，并且需要能够以非常简单和有效的方式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所以事实上，让来自机构群体中一些其他地方的代表参加审核小组，最多只会增加四到五人，但是却能让我们获得我过去一直设想的 — 来自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的代表，这让我们有了特使，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联系点，让我们能够从更加广泛的层面来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需求。因此我指出了这一点。我看到某些情形在审核小组中一再发生，我只是想质疑这样的做法能否使我们达到目标。

我想指出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刚刚成立的负责互联网监管的 CCWG 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模式。我们允许多达四名 SO 和 AC 代表，大多数 AC 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大多数 SO，尽管不是全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因此我们的团体成员非常多样化、非常丰富。我们并没有限制团体规模，没有说“噢，你们只能有两名代表”。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审核工作应该如何演变，甚至考虑我们可能需要两个参与阶段，以便打造一个更加有广度和深度的机构群体。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果我们过多地限制审核小组的参与者人数，我们将失去我们拥有的地理多样性。现在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谈一谈第二项以及与机构群体举措之间的直接关联，我说的不是 ICANN 举措，而是 ICANN 机构群体举措，这些举措的目的在于建立和加强机构群体参与，使得机构群体不仅能参与地方层面的事务，还可以在之后积极参与 ICANN 层面的活动。企业社群有一个领导力发展计划，有助于领导者的多样化，这些领导者继续在他们本地工作，但是在 ICANN 和企业社群中也非常活跃。所以我们在努

力发展多样性。每个 ICANN 机构群体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其中的关联，将建立和加强 ICANN 多样性的举措与如何创建长期发展道路联系起来，让人们也能成为领导者并积极参加审核流程，带来足够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感到他们能够做出积极贡献并且其机构群体将给予他们支持。

关于审核流程的沟通，现状是 — 或许新网站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目前还没有学会采用通俗易懂、信息丰富的词汇，将信息轻松传达给多样化的、需要阅读和理解有关内容的受众。当我在一家大公司任职的时候，我们有一系列规则规定了上呈给高管人员的材料页数 — 我认为我们目前尚未找到一个办法，使面向中高级管理人员（而不是面向 CEO 或部长级人员）的沟通材料真正的通俗易懂并得到清楚的解释。

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进步，但现在的审核流程太 — 我认为审核流程的意义没有与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日常工作联系起来。我还认为，我们大家难以找到在事实上 — 我想说的是，难以找到一个办法，切实融入组织行动的变化。这也是我们必须想办法填补的差距。我们通过公开麦克风发言，并且认为这就是提供公众意见。但实际上，在公众意见摘要中，常常只有书面意见。所以这给机构群体增加了编写公众意见的负担。如果他们选择用麦克风发表公众意见，我们有时不清楚这些是否会被视作合法的公众意见。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些公众意见是经过批准的声明。这是一个棘手的差距，但我希望我们能试着弥合这一差距。

STEVE CROCKER:

谢谢。Marilyn，你谈到了不少事情，我来说说我的意见。我很认真地听取了你的发言，并且将我对它的理解分成了三个部分，我将以相反的顺序来和你进行讨论。

最后一部分谈到了如何处理口头意见，我怀疑实际上对此还有一些工作要做，目前我没有任何更深入的看法要发表，但我认为你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并且它值得探讨。

第二部分我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沟通是否清晰，这包括来自审核流程和报告的沟通，随着流程推进，我认为这两者会越来越重要，另外还有关于流程结果的沟通等等。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作为一个被文书工作淹没并渴望文档变得简洁清晰的人，我怀疑我们还没有接近所需的目标。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你开始所讲的，也就是你花的时间最多的那部分与有效的选择流程有关。为了对其他人有所帮助，我想解释一下规则，尽管我知道 Marilyn 很清楚这些规则。我们设置的规则是，GAC 主席和理事会主席，也就是 Heather Dryden 和我自己，负责选择委员会成员来组成委员会。有两种做法 — 两种途径供人们进行申请。一种是通过 SO 和 AC，另外一种就是作为独立的 — 我忘记了具体的词，反正就是作为独立的贡献者进行申请。我们深深意识到了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比如说不同领域和地域的公平代表，历史上这些委员会的构成以及成员选择方式，我们还意识到了我们有多大的自由度，选择流程在何种程度上被纳入必须遵守的正式规则以及我们在哪些地方有一定的灵活性。

你强调了对实际执行工作的人员的影响，以及对派出代表或没派出代表的机构群体的影响等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小组的动态。这个小组必须合作一年来完成工作。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个小组有 16 人，如果我们再增加 4 人就会变成 20 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改变。工作组的动态是一项得到充分理解并且经过认真研究的的活动，所以人数是比较敏感的，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只是一个小变化。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而且不应该以随意的方式对待，因此如果我们说，我们只需要增加更多的人员，那么这种做法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动态的变化。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增加人员，我都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存在深切担忧的问题。

我想到的第二点，和你来自哪里有关，就是我们需要达成什么样的平衡？我们相信，对于这样的一次审核 — 我将对下面所说的话负个人责任 — 对于这样的一次审核，“与政府相关的一些事务、他们是怎么派出代表和怎么参与的以及他们关心的是什么”需要成为本次审核的重点之一。现在，你可以不同意这一点，或者你可以说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促使我们做出该选择的原因之一。为了帮助其他人理解，以免我们俩像是在说暗语，一个关切的问题是，有四个 — 如果没有记错，GNSO 提议的委员会有四个候选人。但是我们选择了两个，而不是四个，比起先前的审核，这个人数有所减少。我没记错数字吧？好的。

我们这么做不是出于偏见，我们也没有随意地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顾及的一点就是考察我们所选的人员，对他们的才华、能力、知识背景的广度和深度等等具有敏锐的认识。所以我们在选择人员时，选择的是我

们认为非常出色的来自 GNSO 的候选人，并不是没有考虑到 GNSO 问题流程是否得到合适的代表。

最后一点是，一旦人员选定之后，我的观点是审核小组应该作为审核小组来履行职务，而不是作为一群一直在向他们的机构群体来来回回传递信息的代表。他们可能需要这么做，但这不是主要的工作。审核小组是一个共同体，具有统一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平衡既有的利益。

所以至少，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认真地听了你所讲的意见，而我们的选择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过程，这也许和你想象的过程不一样，你也许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但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过程。

MARILYN CADE:

谢谢你，Steve。我是 Marilyn。我注意到了第一点中的一个词，这个词就是“对话”。

我之所以将这个词提出来，是因为你对我的意见作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复。我非常感谢你这么做。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我们在这一周没有足够的对话，只有做出的声明。我觉得你刚才并不是这样。我很感激这一点，所以我要做一个快速的回应。

我也有强烈的感受。但我想披露一点，我实际上在组织发展和小组工作方面受过专业的培训。我对小组动态有很多了解。事实上我也在很多地方运作过小组，对他们进行推动和支持。

我在这里看到的一点是，对我们的一些假设，我们过多地考虑了我们的技术背景。而我们正处于最前沿。我们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我们现在必须能够进入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参与要不断地扩

大。这不是一个批评。我想迫使自己和我们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一直采用的这些小组的架构从合理性的目的来讲是否仍然奏效？这是我为什么提出也许我们得采用 2 个阶段的原因，我现在将称其为光环效应。因为在我看来你是对的，一旦一个人入选审核小组，或者被选为或任命为理事会成员，此人就会为更广泛的目的而工作。但是，如果你的机构群体中有人入选审核小组，那么你会觉得这个小组有更多的可信性。不是因为此人会定期回报情况，而是因为你知知道这个小组中有人了解你的经历或你来自哪里。

所以这是我想提出的观点，我并不是想建议审核小组的成员回来向其机构群体回报情况，但这是为什么这条意见和我的另一条意见联系起来的原因。在另一条意见中，我提到我们的沟通和材料必须得到改善，因为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更新的良好沟通和通俗易懂的材料，则可能会存在差距。

STEVE CROCKER:

谢谢。Ray 请讲。

RAY PLZAK:

Marilyn，我想就你的最后一点发表意见，也就是我们是如何处理所有公众意见的，以及我们接下来将如何填补黑洞。你是对的。我们需要对此有所作为，而且这将花费时间。当然花费这些时间是值得的。但我认为，如果最后我们打算做这件事，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预计这件事需要花费比较久的时间才能完成。

MARILYN CADE:

你的回应相当迅速。我想我有了答案。让我们至少尝试一下。告诉人们，如果他们希望自己作为公众发表的意见得到采纳，唯一的方式是在公众意见期中提供一份一到两页的意见摘要。然后人们就不会走到麦克风前发言并认为这些口头意见将被采纳。请让我们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不提交意见，那么就没有文档记录。但是今后有更多资源时，我们可以看看是否还有不同的方法。

RAY PLZAK:

谢谢你补充了我的发言。

远程发言:

你好，我是负责笔录工作的 Alice Jensen，我正在读一条公众意见。Carlos Raul 说道：“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为竞争审核制定衡量指标或标准的小组进度如何，以及什么时候会讨论这件事，因为今年看起来已经被其他会议和项目塞满了。鉴于以前的审核可能提交给了理事会，我想知道理事会将如何使有关竞争的建议落实到价值链。”

谢谢。

STEVE CROCKER:

谢谢。我不能很快回答这个问题。

SEBASTIEN BACHOLLET: 目前理事会面前有一份文件将在本周进行讨论，以便将来自理事会或跨机构群体工作或者 GNSO 和 ALAC 工作组的请求推进进一步。我不知道有多少组织是其中的成员，但至少 GNSO 在进行这个工作。他们要求理事会尽快考虑一些衡量指标来解决这个事情。这是理事会面前的工作。我希望这个工作能够完成，然后我们必须履行时间表，在一年的时间内做好准备，以开始下一次关于新 gTLD 的审核。

Jonathan，你是这个工作组的主席或者联合主席 — 抱歉，我不太清楚。你可以就你们的进度说两句，因为你在其中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你现在是这个工作的实际执行者。

JONATHAN ZUCK: 嗯，我不知道我们的做法是否重要或明智。但是为了简要回答这个问题 — 我不记得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了，不过我们正处于实施期，实施工作组正试图了解收集最初由 GNSO 和 ALAC 向理事会建议的衡量指标有何实际作用。所以需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但是我们在短期内进行了一项工作，并据此向理事会提交了临时建议，这项工作是一项数据评估，评估了哪些数据收集起来成本比较高并且不能在事后进行搜集。所以工作组内部进行的初步评估就是确定哪些衡量指标要求现在收集数据，这样在审核时我们就不会错过这些数据。

很多衡量指标可以通过查看历史记录来发现，但有一些不能。我们要求工作人员收集他们可以自行收集的数据，并请求理事会批准收集如果现在不收集，那么在审核时我们就无法获得的数据，具体要批准的任务是一项调查和一项经济研究。因此，一旦完成这两项任务，我们就会启动一项流程，确定对不同衡量指标进行的成本/效益

分析，以形成建议并提交给最终审核小组。但我们的初始工作是确保数据收集到位，以便审核小组组建起来后可以使用这些数据做出选择。

STEVE CROCKER:

非常好。根据关于竞争、信任和选择的《义务确认书》来启动第四次审核的整个过程将需要充分的关注和解释。考虑到 Marilyn 关于沟通的意见，情况更加如此。

而你提到的初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理解，它的作用实际上是针对流程的架构而不是针对流程本身提出意见。

JONATHAN ZUCK:

完全正确。它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审核小组组建起来后，向审核小组提出一些建议并提供有关数据。

STEVE CROCKER:

谢谢。

PAUL FOODY:

又是我，Paul Foody。我只是想谈谈我对你们做出的公众意见承诺的观察。Fadi 在多伦多的时候曾经承诺，他将给大家致信，回答在公众意见期或公众论坛提出的每个问题。所以如果说所有这些观察都消失在黑洞里了，会有点奇怪。你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吗？

STEVE CROCKER:

是的，我记得。

PAUL FOODY: 好的，谢谢。

STEVE CROCKER: 记下这一点。

MARTIN BOYLE: 早上好。我是 Martin Boyle，代表 Nominet。我有几点想提出来。但我首先有一些话要说：这整个流程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随着 ICANN 走上促进全球化的道路，它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该流程的有用性，这涉及到该流程在以下两方面的作用：向机构群体和外界展示透明度，以及向外界展示问责制。我认为 ATRT 要做的可能有两件具体事情。

一件事就是改进 ICANN 流程，确保它们是透明高效的，并且能够回应更广泛的需求。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ICANN 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有多负责？对我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这首先需要识别外界需求，以便获得一些衡量指标。第二点是，尝试判断 ICANN 在前进过程中，是否满足了服务水平协议类的运营要求。

对于第二点，我对一个建议有一点关切，即两个周期之间的三年时间间隔可能太短了。因为 ICANN 必须定期向全球网络普通用户报告自身在做什么以及做得怎么样。

我想讲的第二点实际上与幻灯片上的第三个问题有关。的确，我相信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流程。但它不仅仅是一个流程。

就我看来，事实上从 ATRT1 以来，它就产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成果。但是有件事没能发生 —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来说这个事 — 就是首席执行官在给机构群体的报告中汇报我们进行到了哪一步。这样我们有一个评分表，而这些是正在实施的事情。我们是否完成了任务？这样在每次会议，整个机构群体都会被提醒这些建议的重要性，并且可以了解它们的实施情况。然后他们还可以了解实施难点，确保建议得到实施，并且就建议的实施是否达到预期目的提供反馈。

这就是我想讲的两点。

STEVE CROCKER:

有关你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是否实现了我们想实现的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报告我们完成的任务和我们的进展情况等等而言，我们非常强调对建议提交之后的流程进行规划组织。所以目前的阶段是吸收和决策流程，但是有一项工作我们在 ATRT1 时就非常强调，而现在我将加大这项工作的力度，那就是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定期向公众汇报实施进度。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认真地听了你的发言，因为你涉及到了一个微妙的问题。ATRT 这几个字母代表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

这个词强调的是问责制和透明度。你提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词 — 我想应该是有效，也许是高效。反正是这两个词之一，因为它们都是我喜欢的词。

但是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要素，就是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一个完全开放和透明的组织，一切事情都清清楚楚，问责也很到位，但是效率不高。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状态，仅仅做到问责和透明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切实完成我们的工作，并且必须恰当运用资源，以富有效率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工作。因此这比仅仅实现问责制和透明度更加复杂。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的工作范围是什么？是只包括问责制和透明度，还是也包括组织效率？

关于确切的工作范围等问题，有一些争论。我认为这还有待充实。我们无疑会关注我们是否有效地完成了工作，ATRT 曾关注此事宜。但这并不是一个清晰的关注点，也不是直接的要求。因此至少在我看来，这有几分像是个人声明 — 这也是我关注的事情之一。我不太确定我们在这件事上的方向。首先，理事会的任务是确保我们执行我们的工作。如果组织不作为，应该有人督促理事会负责，因为理事会应该督促组织负责。当然，我们会监督资源的使用，还会监督承诺的事项是否完成，无论效率是高是低。

所以我并没有试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此问题，而只是想强调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一些微妙之处及其重要性。

MARTIN BOYLE:

谢谢你做出了非常全面的回复。我同意你的观点。这是一个有多个维度的任务。

但是，我也具体谈到了设法找出一些指标，帮助我们确定 ICANN 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换言之，随着 ICANN 变得更加全球化，随着它履行自己的全球化目标，机构群体以及全球网络普通用户可以根据这些指标，定期了解 ICANN 的实际工作做得怎样。这也是体现组织效率和成效的地方。它还涉及到关注点 — 是只关注机构群体本身，还是实际上涉及到履行更广泛的全球使命？

STEVE CROCKER:

因此，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机会能让大家参与其中并发挥领导力。你的优势是具有丰富的政府经验和在 Nominet 工作的丰富经验，因此你至少可以带来两种非常重要的视角。而且你并不是一个人。在我们的机构群体中，有很多很多具有资质和丰富经验的人。我想请其他人谈谈有哪些合理的方式可用于评估我们的工作是否有效率以及是否为机构群体的需求服务。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热烈讨论。我们不必拘泥于既有的结构化的形式。Ray 请讲。

RAY PLZAK:

好的，Steve，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加入到这个主题的谈话当中。我的目的是抛砖引玉，而且还可能会强化你给 Martin 讲到的一些事情。我要谈到一个概念，即我们有两套审核流程，它们分别是根据《义务确认书》和根据章程进行的审核流程。它们旨在评估不同的事情。从资源和别的方面来讲，它们是彼此竞争的。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时间和一些别的资源上。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之一是一 — 顺便说一句，我和 Brian Cute 在雷斯顿的时候，已经多次就我在这里说的事情进行长谈，而且在由我编写并由他分享给 ATRT2 小组的一份文件中也谈到了此事。我想说，我们需要转换为一个统一

的审核结构。我们这么做，当然希望确保问责制和透明度，但我们还希望向公众灌输对 ICANN 生存能力、可靠性和问责制的信心。

我们需要拥有相当于一个全面评估系统的机制。我们需要评估 — 我们需要考察 ICANN 的不同方面，包括管理、运营、政策制定和监管。我们不仅要考察现状，还需要着眼于不久的将来。因为审核实际上考察的是 — 它反映了现状，但我们还需要能够评估未来。而且我们需要专注于问责制、透明度、开放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关于我们需要考察的职能和服务，我们需要考察管理运营方面的职能和服务，因为它们与 IANA 职能的履行有关，但我们还需要考察资源投入使用后的运营，因此我们需要考察合同和合同合规方面的事宜。所以我们正在进行许多工作。

我们还需要考察我们在事务信息方面的工作，这些信息也称为 WHOIS 或目录服务。我们需要考察政策制定流程。我们需要考察正在使用的流程。我们需要考察正在促进流程制定的职能和服务。在监管方面，我们需要进行内部考察，即考察 ICANN 如何对自身进行监管，这涉及到理事会和委员会等等及其人员选拔，但我们还需要考察我们的外部参与，因为我们应该记住，就监管而言，还有一个更广泛的职责是互联网监管，而我们是其中的参与者。所以我们需要考察我们是如何履行此职责的，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而且我们必须考察我们传播信息的方式以及我们做了什么工作来发布信息。

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划分为四个方面。我们会考察流程，考察这些流程的组成要素，考察这些流程的结果，还会考察这些流程的结构，换言之，我们会考察所采用的结构是否能维持并推进流程所做的工作，以及是否能不断演变以满足在不久的将来需求。最



后，我们必须考察我们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的工作，因为审核由几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查明事实，即通过行动收集数据，并将其转换为信息。然后我们必须做一些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例如，如果我们要考察会议，我们必须考察会议通知。嗯，从定量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一个组织在 57% 的时间满足了其通知要求。从定性角度而言，我们会使用故障树分析等手段进行回溯分析，找到发生此情况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触发精确建议的因素。我们必须发布这些结果，这样大家可以阅读这些结果并从中受益，我们还必须考察我们的实施方式并进行跟进。

所以我认为，为了改进我们的评估系统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工作范围，这些是我们需要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这包括我们为此采取的方式、考察特定事项的时间点以及考察特定事项的频率。某些事项可以一年考察一次，而某些事项可以每三年考察一次。其中很多考察可以通过查看记录和报告以不显眼的方式完成，这和审核人员采用的方式一样。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采用。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向着这个统一系统的方向迈进。

STEVE CROCKER:

非常谢谢你，Ray。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 Jonathan，我们会听听你的发言，如果还有没发过言的人想发言，我们将试着挤出一点时间，但我看看 — 我们的时间就要到了。

JONATHAN ZUCK:

谢谢。我猜，我能来来回回地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真是罕见的待遇。实际上，我只是想继续 Ray 的讨论，因为我认为很多这样的谈话会议都很有利于点燃热情，但是正如 Ray 所提出的那样，在某种

程度上，我认为有时候我们需要从更加全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鉴于 NTIA 公告造成的新环境，现在孤立地考察 ATRT 审核职能和沟通情况并不是一种足够全盘的做法。

我承认，我不知道正式的做法，但我想出于一定原因建议理事会考虑一项决议，即成立一个工作组章程小组，以开始解决 NTIA 的请求以及需要什么变革等，并以更加具体的语言开始评估工作。我认为对这些审核的评估等等最后将成为最终流程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和任何其他工作组的情况一样，第一个流程应该是成立一个章程小组，以开始评估工作范围，并开始进行我认为在经过宝贵的讨论后，需要从这里开始的工作。

STEVE CROCKER:

谢谢。好的，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大家。在这场会议中，大家积极参与，互动良好，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我想这样大家就有时间参加我们接下来紧锣密鼓的会议。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